



清明节的鸡蛋

□ 苏健

“红鸡蛋、绿鸡蛋，翻过来，真好看。”每当我想起这首儿歌，就想起小时候清明节踏青、吃鸡蛋的事来。

清明时节，天地间一派生机。暖暖的春风吹拂着，杏花、桃花、梨花等各种鲜花次第开放，连同田野里新翻的泥土味儿、麦苗拔节和各种野菜野花散发的清香、杨柳等长出新芽的气息，都在微微润湿的空气里酝酿，令人心旷神怡。

打扫得干干净净的农家院里，一只芦花鸡在来回踱步，鸡脸和鸡冠都憋得通红，“咯咯咯”叫着，在等待鸡窝里两只母鸡让位。终于，有一只小黄母鸡完成任务，如释重负般的跳出鸡窝，轻轻松松地飞到院里，“咯哒、咯哒、咯哒”，欢唱起来。“也不是那只小黄鸡夸自己，它下的蛋确实‘个个大’，而且下蛋勤。”母亲说，“好好喂它们，到清明的早晨，就给你们煮鸡蛋吃。”

柳树发芽的时候，我和小伙伴们每天傍晚放学后，就拿个玻璃瓶，灌上半瓶水，到树林、果园里去逮“老牛”、抓“瞎碰”。这是两种甲壳类昆虫，可是母鸡的最佳补品。早晨上学前，打开鸡窝门，就把前一天捉到的已经淹死的昆虫倒出来，学着母亲的样子“咕咕咕”地招呼母鸡们来吃。大公鸡也想吃补品，我就会用扫帚赶它走。因为它不下蛋，所以不能享用我捉的虫儿。

终于等到了清明，吃早饭的时候，母亲从笼屉里端出蒸熟的十几个鸡蛋，用织布染线剩余的颜料，将它们染成草绿、湖蓝、粉红、大红的颜色。每人分上两个，其余的送给邻居的孩子们。那时候，

平时吃不到鸡蛋，在农家，煮鸡蛋是稀罕物呢。

鸡蛋在中国古代文化中是生育与生命的象征。传说，盘古在鸡蛋中化孕：“天地混沌如鸡子，盘古生其中”。商的始祖契是：“见玄鸟堕其卵，简狄取而吞之，因孕生契”。秦始皇大业也与“蛋”有关：“玄鸟陨卵，女修吞之，生子大业”。

清明是祭祖扫墓的日子，民间还有一种说法，扫墓时将白煮蛋在墓碑上打碎，蛋壳丢在坟墓上，象征“脱壳”，预示生命更新，希望子孙能出人头地。我的家乡青城南关曾建有“介子推墓”，纪念晋朝名臣介子推“不求利禄，携母归隐绵山，后被火焚而死”一事，当地就形成了清明节不动火、吃“寒食”的习俗。老人们说清明吃鸡蛋，是取其清白之意，即要学习介子推，清清白白地做人。

春天是孕育万物的季节，与鸡蛋“孕育生命”之意相合。鸡蛋又含有人体需要的几乎所有营养物质，加之清明时节，人们祭祀祖先，慎终追远，或郊游踏青，煮熟的鸡蛋是便于携带的理想食品，这让鸡蛋便成为了清明节节俗食品。

那时，我分到两个鸡蛋，舍不得吃，一会儿捧在手里，一会儿揣进兜里，一会儿拿出来闻闻，一会儿又将手伸进兜里摸摸。我们还会玩“碰鸡蛋”的游戏：扫完墓后，小伙伴们两两分组，手握一枚熟鸡蛋相互碰撞，比试谁的鸡蛋蛋壳更坚硬。打败人多的自然是赢家，蛋壳被撞碎的，只好悻悻跑到角落里把它吃掉。

尽管每年清明节这天手总被蛋壳上的颜色染得花花绿绿，我却总是乐此不疲。

征稿启事

“齐迹”副刊为宣传推广齐文化而生。因为齐文化的兼容并包特性，她也接纳广义上的齐文化稿件，比如涉及聊斋文化、鲁商文化、黄河文化等与本土文化相关的内容。

投稿邮箱：lzc_bfk@126.com，或登录“文学现场”网站，选择晨报《齐迹》副刊板块投稿。来稿请注明建设银行开户行、开户名、账号，联系电话、通讯地址、邮政编码。谢绝一稿多投。

一个老党员的临终心愿

□ 周芙蓉

2020年11月4日早晨6点30分左右，我刚睡醒，手机突然响了，电话那头，是二姐的哭声：“荣，赶紧回来，爹不行了！”还没挂电话，我就痛哭起来，一边哭着一边找衣服，找遍卧室就是没找到，一转眼，却发现衣服就在跟前。那一刻的心情无法用语言形容。缓了片刻，我才想起来得给大姐打电话，准备一起回家。

赶到娘家，我趴在爹的身上不知道哭了多久。

说起爹对家庭的贡献，我们全村人都知道，远远不如他对村集体的贡献大。爹从1964年开始担任村支书，为村里的事，爹付出了毕生心血。家庭的重担就落在了我娘身上。

我爷爷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曾任我们村的农救会会长。我爹1938年出生，受爷爷的影响，自幼对共产党和社会主义有深厚的感情，18岁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

爹担任我们村党支部书记期间，在没有电的情况下，从外地借来拖拉机做动力，为村里打出了第一眼大口井，100多亩旱田从此变成水浇田，我们村成为当时水利建设先进村。为了改善办学条件，在爹的带领下，村里兴建了小学。1964年，爹带领村民建成了当时彭阳公社第一个果园，先后在村里上了织布厂、电磨坊、挂面加工厂、缝纫店等。

怀念爷爷

□ 王效太

四月的沂蒙山，草在枯黄里露出浅浅的绿意。清明时节，漫山遍野的杏花，开出满目的浅白，崎岖的山道两旁婆婆丁生出点点金黄。

我和三叔、弟弟踏着荒草野径来到爷爷墓前，空气中凝结着沉重肃穆，心绪也凄凄然如这山野里的风，顿生淡淡的哀愁和思念。

我是家里的长孙，我的出生，给全家人带来了欢乐，爷爷更是乐得合不拢嘴。

我4岁那年冬季，一场大雪埋住了磨盘，天特别冷，滴水成冰，屋檐上的冰琉璃二三尺长。爷爷生怕我冷，特地为我买了一顶皮棉帽，戴上它顿感温暖，让和我一块玩耍的童年伙伴们羡慕不已。我上小学五年级那年，寒假开学，爷爷送我一摞刚买的32开50页定价1角3分的笔记本，鼓励我好好学习。我数了数，整整10本！可把我高兴坏了。我睡觉时要把本子放在炕头，一觉醒来要先摸一摸。要知道，这在当时可是一笔不小的开支。

1971年，爹复出继续担任村支书。其间，爹重视培养年轻干部，一批年轻同志走上了领导岗位。1973年，爹调到当时的彭阳乡政府机关工作。

爹的性格开朗，看到村里缺少文化氛围，主动和爱好文艺的村民磋商，元宵节期间在村里举办文艺巡演，丰富村民文化生活。既然事情是爹挑头的，就得以身作则。那年，爹已经62岁，不顾家人反对，练起了高跷。演出那天，爹踩着自制的高跷，拿把“济公扇子”，竟也把济公表演得像模像样。那时，我感觉爹好有文艺范。

2014年冬天，爹被诊断为肺部肿瘤，因为肿瘤距离心脏太近，医生不建议实施手术。就这样，6年期间，爹不知患肺癌的事情，也没有明显的肺部不舒服的感觉。直到那天早晨起来，爹突然开始吐血，我知道是爹的病恶化了，也知道爹的时日不多了。其间，我们一直给爹输液、吃药控制出血，补充营养。在爹临终前三天下午，他突然说要给我们唱首歌。我第一个反对，要知道一个肺癌晚期病人要唱首歌需要消耗多少能量！哥哥说，让爹唱吧，已经这样了，爹怎么开心怎么来吧。我问爹想唱哪首歌，爹说唱《我的祖国》，唱完《我的祖国》，爹又唱了《东方红》。爹唱着，哥哥一边哭一边和拍，爹竟然完整地唱了下来，我也是哭着把全程录制了视频。

眼看就到他的生日了，他却永远永远地离开了我们。

祖父与节气

□ 魏霞

雨天，农家小院的廊檐下，一个留着齐耳短发、五六岁的小女孩，依偎在一位老人身旁，老人说一句，小女孩鹦鹉学舌地跟一句：“春雨惊春清谷天，夏满芒夏暑相连，秋处露秋寒霜降，冬雪雪冬小大寒。”

祖父出生于上世纪初一个旧式大家庭，上过私塾，写得一手飘逸的毛笔字。祖父曾是家里的四少爷，后来才脱下丝绸长衫，换上粗布短衣，开始下田劳作。虽然亲近土地是典型的“半路出家”，但这丝毫不影响他成为一名侍弄庄稼的好把式。

与土地一牵手，祖父就与之相亲相爱了一辈子。年滚着年，月滚着月，祖父埋头在黄土地上耕种。随着劳作时光的纵深，祖父掂量出了节气对耕种的厚重分量。祖父清楚地知道哪天清明、哪天处暑，哪个节气适宜种麦子，哪个节气适合栽红薯。祖父说，节令节令，那是节气给人下的命令，人必须遵守。什么样的节气做什么样的事情，只要把二十四节气守住了，做什么都不会乱。所有的节气，祖父都烂熟于心。生活在节气里的祖父，仿若肚子里有个关于节气与耕种的百宝箱。

祖父说：“春分风多雨水少，冬麦返青把水浇。”

祖父说：“清明前后，种瓜点豆。”

祖父说：“立夏地里拔根草，秋后就能吃个饱。”

……

祖父有关节气的言语，和他脚下耕种的黄土地一样朴实厚重。

对于一个醉心于土地的人来说，有心耕种却无力下田是最大的痛苦，祖父一天不下田，就像生了病一样萎靡不振。老了的祖父在干不动大田里的活计时，也不肯让自己劳动惯了的手脚闲下来，步履蹒跚还要侍弄菜园。祖父说，看着庄稼、蔬菜一天一个样地生长，即使累得浑身酸痛也是快乐的。祖父踩着节气的鼓点，在黄土地上寻找到了内心的安宁与人生的幸福。

劳作了一辈子的祖父，在2003年秋分即将来临时，再也迈不动他那双衰朽的老腿，离开了我们，享年93岁。

我在心里默诵着节气歌，走出村庄、走向田野、走向祖父的坟茔。我在每株庄稼上似乎都看见了祖父的影子，在每缕春风里似乎都听到了祖父的声音。

高中毕业后我回乡务农，劳动之余，我如饥似渴地徜徉在文学的海洋里，编织着创作梦。然而，这是一条艰难而又曲折漫长的路。一开始，几乎所有寄出的稿件都石沉大海，父母对此也不理解，爷爷却在背后默默支持我。后来，我的稿件不断在县广播电台播出，爷爷认真听完后，总是和我讨论文章里的措辞。得知我想参加创作函授学习钱不够时，爷爷用他那颤巍巍的手，从箱底的布包里翻出10元钱塞到我手里。接过这沉甸甸的10元钱，我流下泪来。我知道，此时年迈的爷爷，早已多年不能下地干活，这些钱是他多少年来省吃俭用攒下来的养老钱呀！

记忆中的爷爷，一脸严肃，我们孙辈在他面前都是毕恭毕敬。他是民间“故事篓子”，知道很多传统故事。为了支持我写作，他把他知道的故事一一讲给我听，让我记录下来，足足记录了一大本。爷爷于1990年永远离开了我们，他留下的那本民间故事集，至今完整地保存在我这里。